

◆ 时光碎影

一片丹青寄深情 ——黄镇画给朱霖的几幅画

陈 恒

朱霖与黄镇是一对革命伴侣,他们结识于抗日烽烟里,一路走来,相濡以沫。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共同活跃在外交战线,留下了一段段佳话。作为艺术家,黄镇常常把对夫人朱霖的爱寄托在画作中,以这种浪漫的形式,抒发着自己的款款深情。黄镇去世之后,朱霖率领子女将一批珍贵遗物捐赠给了安庆博物馆,这当中,就包含了多幅见证两人革命爱情的书画精品。

一、佩卿半身戎装像

佩卿(即朱霖,文佩卿是其原名)半身戎装像是安庆博物馆收藏黄镇书画中,年代最早的一幅,也是唯一一幅油画肖像。画中主人公形象取自于1949年黄镇夫妇在北京的一张合影。画面里,一位身穿绿色军装的女战士面容清癯、身形消瘦,但整洁干净的头发,高高挽起的衣袖,都显现出她英姿飒爽的风采。最精妙的地方是黄镇用心刻画的主人公微微扬起的嘴角和炯炯有神的坚毅目光,极大地丰富了画面的艺术效果。这是朱霖真实的写照,更是黄镇心中的美好形象。

黄镇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师从于刘海粟等大师,受过较为系统的油画教育。这幅画,黄镇展示了自己对西方古典油画的理解,构图和布景高度相似于世界名画《蒙娜丽莎》,将画中主体人物置身于森林和山峦之中,拓展了画面的空间,烘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物衣褶刻画简约细腻、背景的绿色丰富而有层次,最大限度地突出了人物形象,也显示出作者高超的技法。整幅作品朴素、沉静、凝重,透露出革命浪漫主义的

色彩。黄镇和朱霖都对这幅作品非常喜爱,一直将其悬挂在书房。

二、“荷塘清趣”图

该图为中国画,纸本设色,长115厘米、宽67.5厘米,是一幅重彩中国画。画的主题是历代文人喜爱的荷花。画面中,粉红、洁白、淡绿和黄灿灿的六朵荷花正在怒放,还有一朵正打着花苞。墨绿的荷叶巨大又形态各异,黄镇大胆运用墨笔叠加花青和绿色,使得颜色厚重又富有壁画般的肌理效果,并使之占据画面的大部分,让右下角伸出一朵黄色荷花,格外耀眼。这种技法是对中国古典美术和西方绘画审美的融合,具有探索意义。

画上,黄镇有自题:“佩卿存赏,1982年夏。”这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时间,这年入夏,黄镇响应党中央对于干部队伍“四化”的号召,主动退居二线,也终于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自己喜爱的艺术创作。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黄镇逐渐进入了绘画创作的旺盛期。

而画上的另一段文字,“喜爱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之特质”,为我们了解这幅画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中国画多是托物言志,黄镇对荷花的高洁历来多爱,1981年,他就为著名新闻工作者费彝民夫妇画过《荷塘清趣》,并题“出污泥而不染,此节大可风也”。在黄镇眼中,荷,“又是一种有益于人类之植物,其根、藕和莲子可食、可药,叶也有广泛用途,茎可作肥。”而馆藏的这幅送给自己夫人的《荷塘清趣图》,则是黄镇夫妻之间的相互激励。画中的七朵荷花更是寓意要共同培养好七名子女,让他们也要做“荷”这样有益于人民的人。

三、“大好河山”图

该图为中国画,纸本设色,长124厘米、宽79厘米,前景绘有古松数棵、高大挺拔,不远处山花烂漫,再远处巨石摩天、高峰耸立,左侧山石间一道飞瀑垂下,化作溪流,在山间蜿蜒盘旋,动感十足。画作设色瑰丽、用笔豪放、气象宏大,画上黄镇自题“大好河山。佩卿存赏。”

在《黄镇书画选集》中,1985年是高产的一年,收录的共有书画19幅,此幅是其中之一。从1982年退居二线到1985年,黄镇先后到东北、安徽、天津、广东、海南等多地参加会议和访问。以前黄镇的工作重心大多在国外,这一时期则有机会在祖国感受天南地北的博大和神奇,让他心情开朗,美术创作的内容也更加丰富。

四、“熊猫”图

该图为纸本设色,纵122.5厘米,横72厘米。此轴署款“熊猫图。一九八五年。佩卿存赏。黄镇”,款下钤“黄镇”白文印,左下钤“笔歌墨舞”朱文印,也是黄镇为夫人朱霖所作。

画上绘有两只大熊猫在松树上嬉戏。松树主干遒劲粗壮,斜分画面,主干上匍匐一只大熊猫。另一只则紧紧抱住一根稍细的松枝,两者相依相伴、相互顾盼、情趣十足。熊猫用淡墨勾躯干、头部轮廓,重墨画耳朵、四肢,将干未干时,用白粉平涂面部和身体,使之自然晕开,过渡自然,黑中带亮。远景用绿色画松针、千重万叠,层次分



熊猫图 黄镇 画

明,表现出密林间静谧的氛围。

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黄镇的国画作品中,经常出现荷、松、竹、梅、鹰等内容,实际上,这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家高尚的心智与品格。黄镇曾多次书写陈毅元帅的《青松》诗,而绘画作品中,松树更是频繁出现。足见他对坚贞顽强、挺直高洁品质的崇尚。古人作画,也常用猫寓意老人长寿。1985年,黄镇76岁,因此,青松上这两只憨态可掬的熊猫,很可能就是黄镇和夫人朱霖的自比,表达了作者晚年对宁静淡泊、天然之趣的喜爱以及夫妻之间甜蜜与幸福的欢愉。

“象由意造、画为心声”,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这些画作是黄镇不同时期的精品,反映出黄镇中年和晚年在油画和国画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精神,折射出这位革命家、外交家的美学思想,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 纸短情长

劳 力

程香玲

每到春耕,农村最需要的是劳力。劳力是那时农村干犁田耙地等重农活男人的代名词。我们村百余亩的田地上,唯一一个会犁田耙地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村里人都说她抵得上一个劳力。

耕种过的田地需要犁一遍,播种前要用耙把翻过的土整平。犁的底部是厚重的刀刃,耙有一排铁齿,犁耙估计都有近百斤。每次母亲扛着犁耙走向田间的步伐都那么急促沉稳,在那些大工具下面,中等身材的她依旧显得纤细弱小。

母亲与劳力们喊一样的号子,指挥着牛拉动犁耙前行。她的脸上坚毅执着,声音比平时更洪亮有力。在我们看来,只有男人们才有力量指挥着牛控制那些“大家伙”。家里人都劝她请人帮忙,可是母亲坚持自己做这些事情。她

说,这些事很辛苦,不能麻烦别人。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犁在她的控制下前行,土便一股股地翻上来。站在耙上的她也越来越稳健,虽然满身是泥,却颇有英姿飒爽的感觉。久而久之,母亲会犁田耙地传为了佳话,也获得了“劳力”的称号。

农村很需要像母亲这样能干农活的劳力,特别在“双抢”时。“双抢”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家家达成默契相互协作,今天主攻你家田,明天主攻他家田,共同抢收抢种。村里能干农活的都要下田,各司其职。通常女人们割稻,刚开始还能并驾齐驱,时间一长,便拉开了距离,各自为战了。大家你追我赶,偶尔会抬起头望上一眼前方,便又弯下腰继续朝前赶。母亲手法快,镰刀起,稻秆倒,一把把均匀整齐的稻秆就排在了她身后,母亲割稻似乎是惯性的挥动,根

本看不清镰刀。

那时,需要人力将稻谷摔打在桶内。那是一个半人高的四方形木桶,空间可容纳七八个小孩在里面玩。一个打稻桶可容4个劳力打稻。劳力们这时是最显威力的时候,他们双手攥住稻把子,走到稻桶前,高举过头,重重地猛摔三四下,翻过来再三四下,手里就只剩光秃秃的稻草了。“砰砰”的打稻声震荡着田野,桶里稻谷在不断增加,一旁稻草越堆越高,打稻桶随着他们“一二三”的号子往前移,这是一个考验力量、体能和技巧的活。母亲有时也在这支队伍里,整个田野间,唯有母亲能与男劳力们并肩作战。

我家门前有一口大池塘,塘里有条错落有致的洗衣石。那时没有自来水洗衣服,池塘就成了洗衣宝地,洗衣石显得尤为重要。池塘的水位是随着天气变化而升降的,每逢

雨季来临,那些石头一次又一次地被淹没,必须重新垒造,才可以洗衣。母亲有时找来新的大石头,有时用钉耙、铁锹等工具将石头一块块地敲上来,再用手进行垒造,造好后自己站在上面试了又试,看是否稳当。每次出现新的洗衣石,大家都知道是母亲垒的。

无论水涨水落,这些洗衣石都需不断调整才方便洗衣,别的女人似乎都对那些重重的石头无可奈何,垒造洗衣石的任务就成了母亲的工作。不知不觉,池塘里就出现了那样长长一条错落有致的、稳稳当当的洗衣石,可以好几个人同时洗衣,任凭大家在上面搓洗捶打。洗衣的女人们边洗边称赞:“这块石头铺得真好用。”她们有时遇上母亲会说一些感谢的话,母亲总是笑笑,没觉得自己有多厉害。

如今,每每看到母亲与父亲在部队的合影时,如同在看影片。照片上的女人梳着两个经典的麻花辫,弯弯的眉毛下,眼睛明亮有神,端庄清秀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如丁香花开,无论如何与犁田耙地满身泥巴的母亲联系不起来。那时,军人父亲在远方守望着和平,军嫂母亲不仅独自扛起了犁耙、扛起了这个家,还将满腔热忱洒给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